



橘子街

你无法阻止忧心之鸟在你的头顶盘旋，
但可以阻止它们在你的头发里筑巢。

Far from Over

忧心鸟之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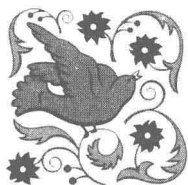
Sheila O'Flanagan [爱尔兰] 希拉·奥弗拉纳根 — 著

张雅楠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忧心鸟之恋

[爱尔兰] 希拉·奥弗拉纳根——著
张雅楠——译



Far from Over

By Sheila O'Flanagan

Copyright © 2000 Sheila O'Flana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n Literary, TV and Film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忧心鸟之恋 / (爱尔兰) 奥弗拉纳根 (O'Flanagan, S.) 著; 张雅楠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33-0466-5

I. ①忧… II. ①奥…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7315号



忧心鸟之恋

[爱尔兰] 希拉·奥弗拉纳根 著 张雅楠 译

统筹编辑: 高磊

责任编辑: 战丹 向小佳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70mm 1/16

印张: 28.5

字数: 276千字

版次: 2012年7月第一版 2012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466-5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我记得有句谚语，大意应该是这样的：

你无法阻止忧心之鸟在你的头顶盘旋，
但可以阻止它们在你的头发里筑巢。

我要感谢一直帮我驱赶着忧心之鸟的
（虽然结果难如人愿）：

经纪人卡罗勒·布雷克

安妮以及海德林出版社的全班人马

我真正的朋友帕特里西娅

我的家人

科尔姆

当然还有所有花钱买了这本书的读者，
非常感谢——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Sheila O'Flanagan

希拉·奥弗拉纳根

第一章

大卫·埃内西迎娶那个高高瘦瘦的红发小贱人的那天，婕玛到商场疯狂地血拼了一通。大卫和那个小贱人彼此承诺的那一刻，婕玛已经斩获了一件皮亚邦^①的亮橙色夹克衫、三件无线电^②丝质小背心、一条普林斯普斯^③粗斜纹布小短裙，另外还有九西^④的两双鞋子以及在棕色托马斯^⑤买的一只贵得离谱的包包。然而就在棕色托马斯的化妆品专柜前——那些东西完全在她的计划之外——事情出了些差错。

专柜小姐莫妮卡·科迪向她展现了灿烂的笑容。那天的客流确实是差强人意——美好的天气让人们都跑到海滩上去了，谁还会来逛街呢——显然这张单子能让她的提成迈上一个高台阶。

“实在是太抱歉了，加维太太，”她看着眼前的机器说，“但是您的银行卡被拒绝了。您是不是可以放弃其中某一样东西……”

婕玛看着眼前的迪奥洗面、爽肤、面霜套装，还有奢华生活^⑥的粉底、唇膏、腮红和其他瓶瓶罐罐。她努力计算着在这一天的疯狂采购之后，银行卡里到底还能剩下多少余额。

“哦。”她尽量让表情显得从容，“我可能买得有些忘乎所以了。”

“忘乎所以”是句潜台词，她想。这一整日，她一直穿梭于各大商场之间，

①皮亚邦，服装品牌。

②无线电，服装品牌。

③普林斯普斯，服装品牌。

④九西，鞋品牌。

⑤棕色托马斯，都柏林著名的购物商厦。下同。

⑥奢华生活，化妆品品牌。

只是为了购物而购物，那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每每有某样货品被包裹整齐放进袋子里的时候，她都会真真切切地感到浑身一震。那些导购小姐们态度喜人，一直在冲着她微笑，让她的情绪也随之雀跃起来。所以每当在信用卡单上签一次自己的大名，她的心情就会变好一些。

然而现在，她的感受就只剩下尴尬了。

“我想还是算了吧。”她说，莫妮卡看上去很是恐惧。

“我想卡里肯定还是有一些余额的。”那位导购小姐说，“没必要都不要了呀。或者您可以用借记卡，现金当然也可以。”

现金！婕玛一脸苦相。“这次算了吧，”她告诉莫妮卡，“我想我今天花得够多了。对不起。”

“没关系。”莫妮卡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友善些，不过想到那一大笔提成就这么付诸东流，她实在是友善不起来。“那我们下次见。”

“好的。”婕玛回答道，随后便走上了格拉夫顿大道。她额头上渗出了一颗颗汗珠，一半是因为日照当空，一半是因为刚刚在商厦里发生的那一幕。她已经尽力不去留意其他顾客看着导购把化妆品重新摆回去时的好奇目光了，但有什么区别呢，屈辱还是一样的屈辱。她之前就应该弄清楚自己卡里有多少余额。她平常对自己的支出还是比较关注的。可今天她没有，因为她不想。

她咬紧了牙关，向着圣史蒂芬绿地公园的方向走去。她必须要找个地方坐下来，让双脚休息一会儿。她已经感到大脚趾开始起水泡了，因为今天她是光着脚穿的皮鞋。另外，鞋跟的地方都磨破了。

公园里有成堆的人——袒胸露怀的男人，穿着小背心或者是只穿着蕾丝胸罩的女人。婕玛希望她有胆量脱下自己的CK[®]牌的T恤，身上只留下胸衣和小短裙，就那样坐在圣史蒂芬绿地的草坪上。可十八岁的姑娘半裸着坐在都柏林的市中心是一回事，一个三十五岁的妇女在公众场合酥胸半露就是另一回事了。

公园里已经没有空余的长凳了。婕玛穿过草坪，走过一群学生，坐在了一

① CK, Calvin Klein, 美国时装、香水等产品品牌。下同。

棵栗子树的树荫里。她重新整理了一下购物袋，然后闭上了双眼。

三十五岁。她思考着自己是何时开始感觉到衰老的。也许是在她认识到无论怎样锻炼都没办法找回之前的身材的那一刻吧——曾几何时，她也拥有着那样苗条紧实的身体，无论吃多少东西都不会增加任何脂肪。虽然这并不是说她如今有多么臃肿，然而，十年的光阴，再加上两个孩子，让她变成了现在这个自己并不喜欢的样子。有时候，她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会感到镜子里那个人陌生得很。

她非常肯定，街上有一大群三十五岁的女人看上去和二十五岁的年轻少女们没什么两样，有一些甚至更加迷人也说不定。更可怕的是，今天她在杂志里看到了一张戈尔迪·霍恩的照片，苗条纤瘦、笑容迷人。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女人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哪怕有一两条皱纹也不会让我觉得这么难过啊，婕玛边想边叹气。看着现在的自己，她都不敢想象自己五十岁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尤其还要和那个比自己年轻十一岁的红发小贱人相比。

她总是把那个女人想象成一个“贱人”，从她第一次听说有关她的事起，就一直如此。这样想其实很傻——自己连见都没见过她，而且这又关自己什么事呢？大卫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时，婕玛和他已经在办理离婚的手续了，所以那个没脑子的红发美女根本没有伤害到他们的婚姻。她从来都不是第三者，并没有插足到他们的婚姻中，把大卫勾引走。但她的存在还是令婕玛感到困扰。人们告诉她，大卫在和公司里的一个女人约会，那女人很年轻、红头发，而且非常漂亮。

婕玛最终见到那个女人时，几乎要心肌梗死了。她看到了奥尔拉平滑而白净的皮肤，那金里透红、红中带金的头发，还有她短短的裙子下面露出的长腿。婕玛几乎要大叫了，大卫居然可以找到这样的美人。想到他得到了年轻貌美的奥尔拉，而自己却要独自一个人在步入中年的道路上挣扎，婕玛不由得感到无比嫉妒。当然，孩子是她唯一的安慰。可无论她多爱他们，她的生活依然不可救药地艰难。

她告诉自己他们的感情是无论如何也长久不了的。大卫终有一日会厌倦了奥尔拉傻乎乎的笑容，还有她说话前总要清一清嗓子的坏习惯。不过这

信念总还是不够坚定。她注意到了他们之间默契的眼神，那眼神和她与大卫初相识时无异，那种彼此间的信任让除却他们二人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她把脚趾埋进了草坪中，深深地叹了口气。真是奇怪，她第一次见到大卫·埃内西时的情景依然清晰如昨。实在很难相信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她虚弱地笑了一下。真的是老了，她告诉自己，十五年的时光如今看来居然像是片刻一般。

那是一个周五的傍晚，天几乎和今天一样暖和，空气潮湿得有些沉重。婕玛感到又热又累，背部还一阵阵酸痛。那天，她工作的那间美发沙龙里的客人格外多，而且其中一大半都是约了婕玛做头发的。因为她是一个天生的美发师，客人们总是趋之若鹜。

六点钟左右，她的工作表里还剩下斯蒂芬妮·拉塞尔的洗剪吹预约。不过斯蒂芬妮打电话来说她可能要晚一些才能到，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钟左右，她要等公司驻美国办公室的一个重要电话，至多半个小时。这也没什么大碍，不是吗？只是洗剪吹而已。又没有染色或是其他工艺复杂的流程。

斯蒂芬妮是一个常客，而且在给小费方面非常慷慨。婕玛回复她说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她也希望能休息一会儿。

她坐在黑色的塑料长椅上，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虽然沙龙里的风扇一直在猛吹，可是里面依然像是桑拿房一般，而且氤氲着氨水和发胶喷雾的味道。

然后他走了进来。他至少有一百八十厘米高，皮肤晒得黝黑，长着方正的面庞，非常迷人。他的身材看上去像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肩膀很宽，腿部长着结实的肌肉。婕玛看得到他的肌肉是因为他穿着一条百慕大短裤。短裤上方的T恤衫上幽默地写着“对我好些，我今天很惨”的字样。

“我们不都是这样吗？”婕玛打趣地对他说，“我能帮上什么忙吗？能让你感觉稍好些？”

“我需要剪个头发。”他边说边把手指插进了自己的头发里，“我想换一个比较商务的发型，不要像现在这样随便。”

“哪种商务呢？”她问道。

“穿正装的商务。”他回答说，“我需要适合穿正装的那种发型。”

“没问题。”她看了看表，离斯蒂芬妮过来还有很长时间呢。就算她完成不了，斯蒂芬妮也可以等一会儿嘛。婕玛希望能亲手剪掉那些又粗又黑的发丝。

她带着他走到洗头的地方，递给他一件袍子。

“我不需要穿这个。”他说。

“你当然需要。”她依然举着那件袍子，“你一定不想把自己弄个透湿，对吧？而且弄一身头发楂儿也不是什么好事，你说呢？”

“对不起，”他微笑着，眼角挤出了几条可爱的纹路说，“今天真是够倒霉的！”

“怎么回事？”婕玛问他说。

“因为今天早晨我下了个决心，决定我的人生不能再这么晃过去了，所以一定要找个体面的工作。”

“结果呢？”婕玛边问边打开了水龙头。

“嗯，找到了。”他看上去有些惭愧，“我找到了，条件是我必须剪个头发。”

她把手挡在他的额头前，打湿了他的头发。“什么工作？”

“个人理财顾问。”他告诉她。

“那是什么意思？”婕玛往手心里挤了一些洗发香波，然后开始给他按摩头部。整个过程很缓慢，香波完全化作了一堆白色的泡沫。婕玛享受着和他的“亲密接触”，指尖和他皮肤的摩擦带给了她莫名的快乐。

“事实上就是推销保险，”他说，“不过我们必须称自己为理财顾问，这头衔要比保险经纪好听些。”

婕玛咯咯地笑着。“确实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呢？”

“周一。”他叹了口气，“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直到今天，我的生活一直都是晃晃悠悠的，在酒吧打打工，到处旅旅游——你懂的，差不多就是那样。”

“我听说过这样的生活。”婕玛自己从来都没有“晃晃悠悠”过。她走出校门之后就开始实习了。从扫地打杂到亲自为客人剪头发，她几乎是一蹴而就。她一直期盼着有一天可以开一间自己的沙龙，自己做老板。她从童年给洋娃

娃剪头发的那天起，就开始做这样的梦了。婕玛的脑子里一直勾勒着自己沙龙的样子。她甚至想好了名字——“流行巅峰”。她唯一需要的不过是时间和经验而已。

“你都去过哪里旅行呢？”她帮他冲掉了头发上的肥皂泡，再用毛巾擦干。

“很多地方，”他回答道，“欧洲、远东、美国——哪里都去过。”

“幸运的家伙，”她说，“我最远也只到过托雷、莫利诺斯，还有圣蓬萨。”

“旅游对人很有好处，”他边说边坐在了一面镜子前，“它可以让你对人有更深的了解。”

“应该是吧，”婕玛说，“看，你能不能别乱动？我可不想把你的耳垂剪下来，或者更糟，可能弄伤你的脖子。”

“对不起。”他说。

她剪短了他的头发。

“这样会不会太过了？”他有些怀疑地看着自己的一绺儿头发掉到了地板上。

“你说了，适合正装的发型。我的很多客人都穿正装，我知道什么发型适合你。”

剪完之后，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住地点着头。婕玛给他喷了些发胶，然后把前面的头发向后梳了梳。

“上帝，”他说，“我看上去简直像是个成功人士了。”

“可能你就是吧。”她对他说，“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个人理财顾问也说不定。”

“至少我看上去像。”他说，“我进来的时候完全不像样，现在却好像天生就该做那一行！多亏了你！”

“别客气。”

他跟她走到前台，付了钱，并给了她一英镑作为小费。

“希望能再见。”她望着他走出了大门，迈步走进了那片温暖的夜色中。

“当然。”他挥了挥手。

“屁股很漂亮哦！”已经坐在那儿等了五分钟的斯蒂芬妮·拉塞尔冲着婕

玛坏笑。

“还好吧。”婕玛带着斯蒂芬妮走到洗头发的地方。然而在给她洗头的时候，婕玛还惦记着刚才的那个男人。

那确实就像是眼前的事。婕玛甚至记得当时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白色的牛仔裤，上身是一件加了厚垫肩的白上衣，衣服前面还有一头狮子。她的头发很长，染成了金黄色，在头顶绾成了一个发髻，所以她看上去比一百六十二厘米要高出不少。那天她穿了一双番茄红的凉鞋。她很漂亮，那时的她是十码^①身材。

她用手抚摸着自已的裙褶。今天的她已经是十四码了。基林出生后她的肚子就再没有回去过，所有的运动方法都回天乏术。另外，她的臀部随之变宽了，乳房当然也变大了。她的头发虽然修剪得当，却还原了本来的颜色：有些沉闷的浅棕色，偶尔还会出现几抹银灰。

起初大卫告诉她，他喜欢她长胖后的样子，他说刚见到她时她太清瘦了些，抱着她时只有骨头的感觉有些奇怪。而且他从来就不喜欢金发女人。

不过她当时并没有太相信他的话。当然，那个小贱人虽然不是金发，但身材可绝对是十码。

十码身材，而且比婕玛遇到大卫时大不了多少。有哪个男人在离婚后去寻找一个比前妻年龄还要大的女人呢？她思量着。有人会选择一个有着更多灰头发、更宽臀部和更松弛胸部的女人吗？或是某个带着两个没完没了吵闹的孩子的孩子的女人？

可又是什么原因让那个又年轻又窈窕的美女愿意嫁给一个四十岁男人的呢？性爱？婕玛抖了一下。她并不后悔和大卫离婚。嫁给他本身就是个错误。他身上的那种随性的魅力和他周游世界的经历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她。她没有意识到，在给他剪头发的同时，其实也剪去了他的一大半生活。她嫁给了她脑海中的那个男人，可眼前的他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哪怕是此刻，她都非常确定离婚是在所难免的。可她也从没想象过他会再和什么人结婚。她简

^①欧洲女装尺码，八码、十码相当于小号，十二码、十四码相当于中号，十六码、十八码相当于大号。

直无法相信有什么人能够再把他推上婚姻礼堂——当然，这个红发贱人的确把他推进了婚姻注册处。想到他的一切都进展得如此完美，她不禁感到一种强烈的挫败感。

她揉了揉太阳穴。她并没有那么失败，她已经竭尽全力了——所有人都这样告诉她。可也没有人对他们分开感到惊讶，除了大卫本人。她提出离婚的时候，他震惊极了。而她的母亲弗朗西丝基本上是被吓坏了。无论是她还是大卫都不明白婕玛究竟是怎么想的。弗朗西丝说和大卫在一起是婕玛最大的福气。她告诉婕玛，再想找到像大卫这样的丈夫就只能靠运气了。而婕玛生气地回答说但愿她没有这样的运气，弗朗西丝只能叹着气说她不知道感恩。大卫也总是希望她感恩，因为他给了她宽敞的房子、轻松的假期，还有很多其他奢华的东西。诚然，婕玛喜欢漂亮的奢侈品，也享受花钱，然而如果他每晚都不可能在十点以前回家的话，这一切也都没什么意义了。

她已经在学习怎样依靠自己生活了。她现在的日子虽然没那么令人兴奋，却也过得规规矩矩。她尽到了做母亲的职责。之前和她一起工作的闺蜜妮娜姆·康兰如今已经自己开了一间美发沙龙，她请婕玛到她的沙龙去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还非常灵活，婕玛心怀感激地接受了她的好意。她几乎可以说是做得尽善尽美了，除了财务以外。在这一点上，她恐怕永远都没办法及格了。她从来都不是一个会理财的人。离婚前一直是大卫负责家里的经济事务。

现在，他又结婚了。她感到自己把之前的痛苦又重新经历了一遍。她没想到自己会如此震惊，甚至是感觉到了背叛。因为她认为生活会像过去的那几年一样就这么过下去。即使他们不再相爱，可是彼此之间还是会因为孩子而有所联系。大卫很在乎两个孩子。他每周都会来见他们，也从来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生日——虽然离婚前他从来都没记得过，而且他非常在意他们的每一种兴趣喜好。

她又叹了口气。此刻她觉得他已经成功地重新建构了自己的生活，而她却只是活着。他们离婚后，她从来没有和任何男人约会过。她对开始另一段关系简直一点儿兴趣都没有。看在上帝的分上，她根本没有时间开始另一段感情。

但他有。大卫，那个仿佛连一分钟时间都抽不出、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男人，那个无暇和她一起去给孩子们买圣诞礼物的男人，如今却有时间给自己找一个新的伴侣。同时，他也摧毁了婕玛全心全意、谨小慎微地搭建起的新生活。

她站起身来，掸掉了裙子上沾着的干草。我恨她，婕玛想着。当然，我也恨他。

在这个下午，奥尔拉·奥尼尔最终变成了奥尔拉·埃内西。她站在齐尔奇堡花园中，眼睛望着远方。在万里无云的蓝天的映衬下，整个花园如同一场色彩的盛宴。阳光洒在她的身上，透过她身上薄薄的纱裙温暖着她的身体。

她闭上了双眼。这应该是她一生中最奇怪的一天了，她心里想着。也许没什么人会觉得他们的婚礼有什么奇怪的，可奥尔拉自己却这样认为。

她没办法不去想大卫曾经经历过一次一模一样的流程。那时的他看着婕玛的眼神应该和他现在望着奥尔拉·奥尼尔的眼神没什么两样吧，而他对婕玛说过的承诺和今天对她说的恐怕也区别不大，而且那个时候，他的每个字都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婚礼就在她的一片混沌中飞快地过去了。她已经结婚了，虽然在她心中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她几乎被这个事实吓到了。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三十岁之前结婚，可是她太爱大卫了，婚姻仿佛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从第一次见到他起，她就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在两个人约会之后，她便非常笃定地相信这个男人就是她希望与之共度一生的人了。他也爱她，这一点她非常清楚。他一直在不停地向她表明心中的爱。她确信这个决定是对的，可心底却希望能在国外举行这个仪式，那样他们就不用担心双方家庭的感受了。

奥尔拉走在那条庄严的通道上，心里想着他们二人各自的家庭。他的父母倒并不难相处，真的。也许是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不会再去过度插手他的生活了，只要他开心就好，虽然他的母亲明确地向她表达过对婕玛的喜爱，也告诉了她他们依然会时常见到婕玛，因为她会带着孩子们过来，之后他们也不

可能因为大卫的再婚就停止和婕玛的来往。当然，这并不是要向奥尔拉示威，埃内西夫人微笑着向她澄清，同时希望奥尔拉可以相信她的真诚。

事实上，大卫的母亲比自己的母亲罗姗娜·奥尼尔要释然多了。奥尔拉的母亲完全不赞成他们的婚姻。奥尔拉并没有期待母亲会开心，但她母亲的抵触态度还是让她感到十分吃惊。罗姗娜·奥尼尔已经完全不在意自己的措辞了。

“你吃错药了吗？”她质问着奥尔拉，“他比你大一倍。而且他结过婚，还有孩子。”

“他已经离婚了，”奥尔拉冷静地说，“而且他没有比我大一倍。他只是比我大十五岁零三个月。”

“哦，别发疯了。”罗姗娜望着她，眼睛里充满了忧虑，“你是个年轻的姑娘。你很漂亮，也非常聪明。你实在用不着找一个结过婚又有孩子的人。”

奥尔拉努力压抑住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对母亲说出什么过分的话来。她可以理解罗姗娜的心情，但她也十分确定大卫就是她要找的那个男人。她很确定自己要嫁给他，而他也很确定要娶她为妻。

现在，仪式已经完成了。他们在注册处的办公室举行了这个小小的仪式，互许了诺言，现在则走向齐尔奇堡去和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一起庆祝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可一切看起来居然是那样的不真实，奥尔拉坐在长凳上暗自想道。她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已经结婚了。

婕玛到家后便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买来的那些东西的包装，把新衣服都挂进了衣柜里。不能让基林看到它们。如果女儿知道她把整个月的预算都用来买了这些东西，一定会气疯的。婕玛只是希望此刻能够感受到瞬间的愉悦。她用手抚摸着那件橙色的夹克。它确实很漂亮，样式高雅。她可以经常穿着它，哪怕橙色不再流行也无所谓。另外，她也确实需要买新鞋子了。尤其是这种矮跟而且穿起来舒服的鞋子。她工作时总需要站着，所以合脚的鞋子对她来说至关重要。不过无论如何，在这种还有很多账单没付的时候，她实

在不应该再扩大自己的债务了，婕玛叹了口气。

她走下楼梯，走进了厨房，为自己倒了一杯金汤力酒。外面的天气依然很暖和。森迪蒙特^①这座宅子的后花园简直就是一个堆满了鲜花的“陷阱”。她挚爱的粉红色玫瑰散发出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舒缓着她的情绪。她拿着杯子，坐到了花园的木椅子上。四周一片宁静。她几乎爱上这一切了。

可这儿永远没办法和敦劳费尔^②相提并论。那儿是那么的美妙——大大的房间、美好的景致，还有那些昂贵的家具。我一定是疯了，才会放弃拥有的一切，住进这样的一个小火柴盒里，婕玛突然想道。三个小卧室，一个客厅，厨房和餐厅连在一起。整个房子还赶不上敦劳费尔的起居室大。

但我那时并不快乐，她提醒着自己。我和大卫在一起并不快乐。

她看了看表。孩子们马上就要回来了。她用三大口就喝光了杯子里的金汤力。

“你没事吧？”

奥尔拉听到大卫的脚步声，转过身来微笑着望着他。“当然没事。”

“那你为什么要出来？大家都在里面玩呢。”

“我想自己待一会儿。”她对他说。

“别告诉我你已经后悔了。”他装出一副非常恐惧的表情。

“还没有吧。”她又笑了，“我还没这么幸福过呢。”

“那为什么不开心呢？”他问。

“我觉得我应该感到些不同，”她说，“我知道这么想挺傻的，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感觉到一些特别的变化，可我没有。我简直没办法相信我们已经结婚了，大卫。”

“我相信，”他说，“我看到你站在这儿，戴着戒指，就知道我们结婚了。”

她笑了。

①森迪蒙特，爱尔兰地名。下同。

②敦劳费尔，爱尔兰地名。下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他告诉她。

“好起来？”

“一切都会很完美。我知道你有时会担心，奥尔拉。”

“我不担心。”她说。

“你担心。你害怕会出什么差错。”

“别傻了。”

“可我爱你胜过一切。”

“胜过你爱婕玛？”她忍不住问道。

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我娶婕玛的时候，我想我是爱她的。但是那感觉和对你的感觉不同，奥尔拉。完全不同。虽然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她，但此刻我非常高兴我们分开了。否则我永远都不可能遇到你。”

“你会遇到我。”她对着他坏笑着说，“然后你就会有一段糟糕的外遇。”

“那我还是情愿和你结婚。”

“我爱你。”她抚摸着他的脖子说。

“我也爱你。”他吻住了她的嘴唇。

太阳躲到了树后面。露台的地面上洒着点点光斑。婕玛站起了身，又倒了一杯酒。她向自己发誓不能再听任情绪这样忧郁下去了。但让心情变好确实是件很难的事。虽然事实上她与其憎恨奥尔拉·奥尼尔，还不如替她感到难过。

她想过是不是应该直接开车去齐尔奇堡，然后偷偷地溜进那家酒店，找到大卫和奥尔拉，证实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结婚了。因为此刻，这一切对她来说实在是太不真实了。她完全没办法相信他真的结婚了。在婕玛看来，这比离婚本身更像是一次终结。

奥尔拉跟着大卫回到了酒店里面，坐在了艾比·约翰逊旁边的那把空椅子上。

“你看起来很漂亮，”她的朋友对她说，“真的很棒。”

“谢谢，”奥尔拉用手抚弄着自己的头发，“我觉得我满头都是发胶和卡子。”

“你要是动错了一个地方，整个发型可就会散了哦。”艾比咯咯笑着说，“这样看起来已经很好了呀，奥尔拉。而且我喜欢你的裙子。”奥尔拉身上穿的是奶白色的丝质礼服，裙边刚刚过膝。

“谢谢。”

“你不喜欢在教堂行礼吗？”艾比问。

奥尔拉摇了摇头。“你了解我的，艾比。我从来都不喜欢那样。这种仪式更适合我。”她笑了一下说，“虽然我亲爱的妈妈不太赞同。”

说到这儿，两人同时向着罗姗娜坐着的方向望去。她僵直地坐在椅子上，面前的白葡萄酒完全都没有动过。

“她会习惯的，”艾比说，“从统计数字上看，近些年来很多年轻的女孩儿都嫁给了结过婚的年长男人。”

“你真这么看？”奥尔拉大笑着问，“妈妈一直觉得大卫是个二手丈夫。我完全没办法改变她的看法。我并不期望她能理解我，可是总该尝试一下吧。可她一点儿也不。而且每次想起那两个孩子的时候，她都会抓狂。”

“你会抓狂吗？”艾比问。

“有时候吧。”奥尔拉咬了咬嘴唇，“坦率地讲，我只比基林大十一岁！理论上说我应该算是她的继母。可实际上我觉得我更像是她的姐姐。”

“她心里怎么想呢？”

奥尔拉耸了耸肩膀。“很难说。我想她应该是很恨我吧。如果我是她的话，应该会是那样。可是又不是我破坏了她父母的婚姻。我跟这件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无论怎么说，她都不应该太介意我的存在。”

“和他们相处可真是个问题。”

“我不需要和他们相处！”奥尔拉加重了语气，“大卫每周都会见他们——但是说实话我也不是每次都会见到他们。我猜以后见面可能会比以前频繁些，但我不会让自己走进他们的关系里。”

“这完全是成年人的生活了，”艾比打趣地说，“不过大卫本来就是。”